

译介之旅



戈宝权

谢甫琴科与戈宝权

□李明滨



谢甫琴科雕像 袁熙作

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1814-1861)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奴家庭,24岁时有人为其赎身,送入美术学院学习,显示出诗歌和绘画才能。后因作品触及政府和参加秘密政治团体而获罪,被流放10年。在之后的13年里,他的“自由”身也常受到沙皇宪兵的监视。谢甫琴科一生命运悲惨,但他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以及爱国爱乡的精神,却令创作闪现出永恒的光彩。谢甫琴科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如长诗《海达马克》《高加索》均是传之不朽之作。尤其是诗集《科布查歌手》使他获得乌克兰“人民诗人”的称号,被尊称为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中乌文字之交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中乌文化交流史上,谢甫琴科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对谢甫琴科的译介促进了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早在1912年,作家周作人就率先把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成中文。此后,许多翻译家、评论家和高校教师为乌克兰文化的在华传播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有突出贡献的首推学者戈宝权。

戈宝权先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涉及俄苏、东欧、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位诗人和作家,特别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尤显出其高深的造诣。他于1949年起任我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曾多次访问乌克兰。回国后,又不断著文,开展双向交流,涉及国情、民情、历史和文化等领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戈宝权著译丰硕,在译介以谢甫琴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文学方面贡献尤其突出,成为中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为此,乌克兰作家协会于1988年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

谢甫琴科的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和翻译,已各有代表作传世。研究方面有北京大学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戈宝权是参编者之一,撰写了东欧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一些篇章。该书中首次设立戈宝权审订的谢甫琴科专节,内容全面精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代又一代学生通过这套教材认识了谢甫琴科,了解了他作为乌克兰民族文学第一位杰出代表和乌克兰文学语言创建者的历史地位。

在翻译方面,戈宝权所译《谢甫琴科诗集》(1983年初版1990年增订版)畅销不衰。戈宝权惜时如金,不藉口舌以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他从《科布查歌手》的250多首诗中精选出150多首谢甫琴科的代表作进行了传神的翻译,践行了“信、达、雅”的准则。戈宝权毕生发表的论述谢甫琴科的文章和翻译谢甫琴科的作品,都各在10种(篇)以上。在从俄文本翻译谢甫琴科作品之后,他又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乌克兰文,1990年出版的《谢甫琴科诗集》就是直接译自乌克兰文,质量上乘,文字间出神入化的效果令人惊叹。目前,该诗集是我国第一本,也是惟一直接从乌克兰文原作翻译的谢甫琴科作品。

戈宝权在1988年撰写的《我和谢甫琴科的关系以及我怎样翻译〈科布查歌手〉》一文就是他人与乌克兰文化“神交”的最好注脚。两位文化巨人,一东一西,相隔千里,也不是同时代人,能有什么交往呢?细读文章之后才知道,这两人确系相交,并且是“神交”。戈先生说,他坐在长江边上的南京半山园小楼里,面对着桌上的谢甫琴科小塑像,在做着谢甫琴科诗歌翻译时,感

觉自己仿佛走在基辅的大街上,听着第聂伯河的海声,他已进入诗人的心灵,深入其作品的精髓。令人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被其中所洋溢的东西文化的“通感”所感染。

此外,戈宝权还是“乌克兰文学在中国”总体情况的首位介绍者。他在乌克兰《环球》杂志1987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全面系统叙述了众多乌克兰名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流传研究的情况——我国译介的乌克兰作家不但有古典作家谢甫琴科、弗兰科、米尔内、乌克兰因卡、柯秋宾斯基,而且有当代作家冈察尔、狄青纳、科涅楚科、斯杰里马赫等,以及鲁迅的知交、乌克兰出生的盲诗人爱罗先珂等。

最后还应指出,“谢甫琴科”的译名正是由戈宝权统一的。早先,谢甫琴科的作品是从其他外文如日文、英文、俄文转译的,译名很不一致。前辈名家各有自己的译法:鲁迅译为“涅夫专科”、茅盾译为“西美脱软科”、郑振铎译为“薛夫卿加”、丘琴译为“雪甫琴珂”……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放映1951年基辅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谢甫琴科的传记片,中文正式译为《塔拉斯·谢甫琴科》之后,译名才广泛传开。

1961年,在纪念谢甫琴科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各大报纸发表戈宝权的译诗,均采用“谢甫琴科”,随后,翻译家张铁弦、梦海、任溶溶、项星耀、丁祖永、蓝曼、乌兰汗等均采用此译法,最后,“谢甫琴科”这一译名在戈宝权1982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的词条中给确定了下来。

“我的女神来了,会盖过这一切。”——在傅浩所著《英诗华章(汉英双语版):汉译·注释·评析》一书的封面,印着这个耀眼的句子。“英诗华章”的“华”一语双关,除“华美”“华丽”含义,还有“华语”之指,主标题“英诗华章”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妙想:“书名重订为《英诗华章:汉译·注释·评析》,取英语名诗与华语译文及评析文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之寓意”。读罢此书,从英汉对照的88首历代英语名诗及注评文字之中,我们确实感到译者所言不假。

读者也能感到其未言之趣,即傅浩的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论的相互观照之趣。该书于88首历代英语名诗及注评文字的正文之外,还有重要性不亚于正文的附录,收有6篇傅浩论翻译的文章,即《论诗之可译》《译诗杂谈》《我的译诗原则、方法和译者的修养观》《贴与离:也算一种翻译理论》《怎样译诗:兼评〈英诗华章〉》《译诗如歌:再谈怎样译诗》。

在《译诗杂谈》和《我的译诗原则、方法和译者的修养观》里,作者多次强调应奉“准确”为原则性的“惟一标准”、“第一要义”,包含释义、外形等的意义的准确,以及语气、措辞、意象、修辞等的风格的准确等多方面含义。比如,译者将威廉·叶慈那首诗小心译作“当你年老时”(When you are old)而非“当你老了”。再如,从狄兰·托马斯《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中,能看到译者在如细语气层面的认真处理:为准确传达贴合原文的祈使语气(“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译者在“怒骂”之后细心地加上了语气助词“吧”或“啊”,这种处理较为自然,似乎更加符合当时的语速和情绪,胜过在动词之前加上“要”或“应”。此外,既然这充满“not”、“against”之类否定词的诗歌原本就在言说抗议、不顺从,“温顺”一词似乎也与其他译法如“温和”、“温柔”、“温雅”等更加接近原诗精神。又如,论及外形的准确翻译问题,傅浩提出,可以不拘泥于顿与音步在数量上的对应,而是着眼于译文本身的齐整美观,不妨首先让意义自然延伸,来决定字数的多少,然后再加以整顿,使诗行整齐(如果原诗整齐)。这一理念在其多首译诗中得到体现。尤为突出的译例有威廉·莎士比亚《可否把你比做夏季一天》。译者不仅兼顾了顿数与字数,而且兼顾了顿式的对等。引前四行为例:

Shall I | compare | thee to | a sum | mer's day?
Thou art | more love | ly and | more tem | perate.

Rough winds | do shake | the dar | ling buds | of May,
And sum | mer's lease | hath all | too short | a date;

原文每行有10个音节,5个二音步,诗节押环抱韵(abaab式)。译文也以10个字,5个二字,环抱韵同其准确呼应:
可否 | 把你 | 比做 | 夏季 | 一天?
你是 | 人更 | 美妙 | 心更 | 美好。
阵风 | 会把 | 五月 | 娇蕾 | 摇撼,
夏季 | 租期 | 也嫌 | 时日 | 太少。

可见,奉准确为第一要义的译者,在实践中也严格执行并成功实现了这一理念,而成功的实践也验证了译者在《论诗之可译》里所谓“真正的诗是经得起翻译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移植的”。

在《贴与离:也算一种翻译理论》里,作者谈到不同翻译倾向影响下的译文给读者传达的原文信息多少的问题,认为“译者摹仿较多而创造较少”的译文偏于贴,却往往能给从事创作的读者以更多不同文化的信息和陌生化灵感”。作者对原文信息的尊重与强调,让人自然想到他在另一篇诗论中给出的“加注”的建议:“为了保留原文形象、典故、双关语等修辞手法的具体性,不得已只好加注,而加注的做法似乎会使一般读者感到烦恼。但我赞成加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译文的‘本国化’与‘外国化’之分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民族是否应该输入新知的信息……注释是介绍新知的第一把钥匙,译者有责任把它塞给有耐心的读者。”从《英诗华章》严谨、负责的注释里(如对约翰·弥尔顿《哀失明》之“talent”这一双关语长达近10行的注释),我们清楚看到了这种意识的切实体现。

谈到译者修养时,傅浩说,提高翻译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对照原文研读别人的译品。而英语原诗与华语译文相映成趣、译者理论与译者实践相得益彰的《英诗华章》,无疑给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材料。



□文导微

《英诗华章》:原诗与译文相映成趣

访谈

用想象力拯救自我和世界

——访韩国当代小说家崔宰勋 □罗雅琴



崔宰勋

崔宰勋,男,小说家,1973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延世大学经营系和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2007年荣获第7届“文学与社会”新人文文学奖,从此步入文坛。201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评论界称其“开启了2010年代崭新的小说时代”;2011年小说《七只猫眼》荣获“第44届韩国日报文学奖”,并被评为“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优秀文学图书”;2012年出版小说《蝴蝶梦》。崔宰勋的小说以奇崛的想象力和文本实验性著称。



《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韩文版

体验过的。我这才发现原来文学创作是一种既能愉悦自己、又能感染别人的事情。

罗:有评论家说你在韩国文学界与众不同,你的作品与传统韩国文学作品相比,国际性更强一些。你自己对这一点怎么看?

崔:我觉得,作家探讨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是捕捉到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并不觉得因为自己是韩国作家,就必须要去探讨和韩国有关的内容。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韩国文坛流行探讨现实题材,认为只有现实主义作品才称得上是文学,而对于其他类型和风格则比较排斥。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出现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年轻作家,我应该也算是其中一个。

罗:你个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在《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里有许多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构,是不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大?

崔:我喜欢英国的一些作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还喜欢博尔赫斯。确实有很多人认为我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大,但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涉猎西方文学。在写作过程中,我只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来写,并没有刻意去区分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我之所以选择科学怪人、福尔摩斯这些人物,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文学形象,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很喜欢。我觉得,这些形象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人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某种魅力。同时,这些角色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我在小说里也探讨了转变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这些人物的欲望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将对这些人物的探讨当成一种观察人类的文学手段。

将探讨人物形象当成观察人类的手段

罗雅琴(以下简称“罗”):以前你学的是经济专业,后来怎么想到要转型进行文学创作?

崔宰勋(以下简称“崔”):我在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那时候并没有想过要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但后来意识到,在工商管理方面的学习只能让我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和框架去看世界,而我想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事情,再加上我平时就喜欢看书,所以就产生了写作的想法。正好当时大学报纸有征文活动,我就投了稿,那是我生平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开始写的时候,尽管对写作一无所知,但那种充实和活力十足的感觉却是我从未

分出现。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结构?

崔: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其实写了很多故事,放进去再拿出来。这个过程反复了很多次,所以感觉结构很复杂。我的整体构想是,几个部分之间相互有所联系,而又各自独立。我希望读者能通过各个部分之间逐渐拉宽的缝隙,发现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是在创作一个故事,但其实我更想打造迷宫一样的框架,让读者置身于这个迷宫,大家一起来寻路。

文学应该要和文字相关,由电视或电影播出来的,并不是文学

罗:现在,中国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受关注度比较大,韩国也是这样吗?

崔:没错,从几年前开始,韩国的这种趋势也比较明显。前几年,韩国因为书的销量少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为了电视剧而写作,或者是把电视剧的素材写成小说,这样销量会更大一些。很多作家甚至从一开始就以改编成影视剧为目的来进行创作。但相对于小说,现在韩国的影视剧更倾向于改编成网络漫画,网络漫画的读者群更为庞大,比改编成影视剧更加有利。

罗:你有没有想过把作品拍成影视剧?

崔:我对此并不抗拒。如果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想改编成影视剧,我会很赞成。不见得要完全照搬我的作品,即使只是用小说中的某个线索来进行全新演绎也不错。十几年前,韩国文学非常严肃凝重。那时候我就抱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文学应该更自由,跟大众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作家们开始崇尚影视文学,而文学的本质却越来越萎缩。我反倒开始更关注那些只能用文学来表现的文学,关注那些只能通过文学来呈现的东西。我认为,文学应该要和文字相关,由电视或电影播出来的,并不是文学。

罗:你的很多作品都在探讨“自我分裂”的主题。

崔:不能说会成为主要的题材,但是我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分裂感。我一直都很关注现代人身上的分裂性。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做真实的自我,上班时要套上上班族的外皮,在家庭又要披上另一个外皮。真正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自己?小说就是探讨人的特质,因此我写小说中还是会去这么做。

最重要的是故事的生命力

罗:在你看来,小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崔:小说的构成要素很多,内容、形式、结构、情节,每一样都不能单独拿出来强调。这些要素的统一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故事的生命力。我的任务就是把这种生命力传递给那些和我素昧平生的读者,让他们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形成固定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框架,但是读完别人的小说之后,才发现原来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认识世界。这种感觉只有在读小说的时候才会有。

罗:《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就打破了我们的思维框架,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崔:《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是我辞职后写的第一部小说。在之前的几年职场生活中,我积累了很多想写的东西。一开始动笔,所有想法都喷涌而出,创作欲望特别强。所以小说中的时空背景不停变换,各种故事穿插其间。

罗:在开篇《库勒巴尔男爵的城堡》里,不同的人物讲述同一个故事,每个人对事物都有不同的理解,讲述方法也各不一样。你是不是想说,叙事本身其实是不可靠的?

崔: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的。那些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其实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多元化的视角。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需要保持冷静,带着审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些信息,做出理性判断。我很喜欢看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部小说《竹林中》,后来被拍摄成电影,叫《罗生门》。在这部小说中,一个武士死亡,很多人做出不同的证供。小说重点不是查找真相,而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这部小说篇幅很短,却彻底颠覆了西方推理小说,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我很喜欢这种并不侧重于提供答案,而是展现很多视角,最后把问题抛给读者的小说。

罗:《七只猫眼》的结构也很精妙,分为几个独立的部分,但是同一个主人公却会在不同的部